

书 牋

书牋是日常生活中常用的一种交流思想感情，互相交往的应用文。它的作用，在我国有着一个演变的过程。明代吴讷在《文章辨体》中说：“按昔臣僚敷奏，朋旧往复，皆总曰书。”由此可见，古代以“书”名篇的文字，实际上包括两种文体：一种是“臣僚敷奏”，一种是“朋旧往复”。所以刘勰在《文心雕龙·书记》中谈到书牋的产生时，认为“三代政暇，文翰颇疏；春秋聘繁，书介弥盛”，意思是说，春秋之前政务简单，还很少有书牋往来；到了春秋的时候，列国纷争，相互间交往、聘问多起来了，书牋也就多起来了。其实这一时期的书牋，多以列国之间的政治事务为主要内容，多用于列国之间的通向或交涉，具有国书性质。到了战国时代，情况并没有多大改变，不过又出现了一种臣下写给王国或侯国君主的书牋，这种书牋，实际上具有奏书的性质。一直到了汉代，我国书牋才完全脱离了公文性质，成为个人交流思想感情、互相交往的工具。所以吴讷又说：“近世臣僚上言，名为表奏，惟朋旧之间，则曰书而已。”

我们这里所说的书牋，是指“朋旧之间”及家人父子之间相互往来的书信，至于“臣僚敷奏”的书牋，归入“奏议”类。

“书牋”，在古代又称为简、笺、札、牋，这是由所使用的工具（如写在竹简、木板上）而得名，还称为尺牋、尺素、尺

翰，这是由书写的木简、绢帛的长度而得名；至于又称为函，则是由传递书信时所使用的封套而得名。

书牍在写作上有两个明显的特点。首先，它较之一般文章，更带有个人的以至私人的色彩。《文心雕龙·书记》说：“详总书体，本在尽言，言以散郁陶，托风采，故宜条畅以任气，优柔以悻怀；文明从容，亦心声之献酬也。”大意是说，书牍这种文体，从根本来说要能“尽言”，尽情地吐露出内心的积愆，显示出自己的风采。正因为这样，人们从书信中能够比较多地看到书信写作者的真实的生活和真实的思想感情。鲁迅在谈到“文人尺牍”时说：“从作家的日记或书牍上，往往能得到比看他的作品更其明晰的意见，也就是他自己的简洁的注释。”（《且介亭杂文二集·孔令境编〈当代文人尺牍钞〉序》）这是很有见地的。其次，书信的写作，要根据对象的不同而讲究立言的得体。任何书信总有其特定的具体的阅读对象，而在封建社会中，等级森严，尊卑有序，书信的措词立意，就要根据不同对象，采取不同的方式、态度和口吻。书信对象的具体性，往往决定书信不同的具体写法和具体语气。以上是说的书牍写作上的总的要求特点，至于在具体写法上，则是非常灵活的。它可以叙事，可以议论，可以抒情，可以写景，篇幅可以长，也可以短，完全根据写作者的具体需要而定。至于书信的内容，则几乎无所限定，无论是讨论国家大事，探讨学术问题，评价人物事件，毛遂自荐或推举贤能，抒发个人情怀，倾诉不幸境遇，以及日常所见所闻，所感所思，都可以写，范围十分广泛。古人也正充分利用了这一文体的长处，写出了许多思想、艺术价值都很高的名篇，为我们留下了一宗很值得重视的文学遗产。从中，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到一些十分真实而有益的历史资料，同时，还可以学习语言的精妙和用词的得体等等。

诫兄子严敦书

马 援^[1]

援兄子严、敦并喜讥议^[2]，而通轻侠客^[3]。援前在交趾^[4]还书诫之曰：

“吾欲汝曹闻人过失，如闻父母之名，耳可得闻，口不可得言也。好议论人长短，妄是非正法^[5]，此吾所大恶也，宁死不愿闻子孙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恶之甚矣，所以复言者，施衿结缡^[6]，由父母之戒，欲使汝曹不忘之耳。

“龙伯高敦厚周慎^[7]，口无择言^[8]，谦约节俭，廉公有威^[9]。吾爱之重之，愿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侠好义^[10]，忧人之忧，乐人之乐，清浊无所失，父丧致客，数郡毕至。吾爱之重之，不愿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犹为谨敕之士^[11]，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者也^[12]；效季良不得，陷为天下轻薄子，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狗’者也。讫今季良尚未可知，郡将下车辄切齿^[13]，州郡以为言，吾常为寒心，是以不愿子孙效也。”

注 释

[1] 马援（前14—后49）字文渊，东汉初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东北）人。新莽末，为新城大尹（汉中太守）。后依附割据陇西的隗嚣。继归刘秀，参加攻灭隗嚣的战争。建武十一年（35）任陇西太守，率兵击破先零羌。建武十七年（41）任伏波将军，封新息侯。后在进击武陵‘五溪蛮’时，病死军中。

[2] 严：马严，字威卿。敦：马敦，字儒卿。两人都是马援的哥哥

马余的儿子。马余在王莽时曾任扬州牧。

[3] 轻：轻薄。

[4] 交趾：郡名，辖境在今越南北部。公元四十二年，东汉光武帝派马援到交趾镇压征侧、征贰的起义斗争。趾，一作“趾”。

[5] “妄是非”句：胡乱评论正当的礼法。

[6] 施衿（jīn）结缡（lí）：古代父母送女儿出嫁时，要亲自给她系上带子，系上佩巾，并再三叮嘱她到夫家要恭顺，不要出差错等等。衿，系上带子。缡，古时女子出嫁时所系的佩巾。

[7] 龙伯高：名述，京兆（今西安市西北）人。初为山都（今湖北襄阳西北）长，光武帝刘秀看到马援给兄子严、敦的这封信后，提升他为零陵郡（今湖南零陵）太守。

[8] “口无”句：口里没有可挑剔的话。

[9] 廉公：清廉公正。

[10] 杜季良：名保，京兆人。光武时，官越骑司马。后有人上书光武，告他“为行浮薄，乱群惑众”，被免官。

[11] 谨敕：谨慎严肃。

[12] 鹄：天鹅。鹜：鸭子。

[13] 郡将：即郡守。汉代郡守都兼武事，所以称郡将。

简 析

马援的两个侄子——马严、马敦“喜讥议，而通轻侠客”，马援认为这种行为不好，其中蕴藏着一种危险性。出于父辈对子侄的关怀和爱护，马援虽正远征交趾，戎马倥偬，仍责无旁贷地执笔写了这封信，对两个侄子进行应如何为人处世的教育。

全信共两段话。

第一段话是针对“喜讥议”来写的。马援明确表示：“好议论人长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恶也。”而且斩钉截铁地说：“宁死不愿闻子孙有此行也。”这种口气既符合长辈的身份，又透

露出多少长辈对晚辈的深切希望啊！

第二段举出现实生活中两个不同类型的人物作例，具体教育两个侄子应该学习什么样的人，不应该学习什么样的人，观点十分清楚。这两个人物一个是“敦厚周慎，口无择言，谦约节俭，廉公有威”；一个是“豪侠好义，忧人之忧，乐人之乐，清浊无所失，父丧致客，数县毕至”。对这两个人物，作者都“爱之重之”，可是却要两个侄子学习前者，不要学习后者。为什么呢？接着作者从道理上进行了丝丝入扣的分析，特别是巧妙地用了两句俗语，形象地指出了不同的利害关系，更增加了说服力，使人无法置疑。

统观全信，语言通俗易懂，口气亲切果断，观点具体明确，感情真挚深沉，生动地体现了一个长辈对晚辈进行教育的强烈责任感和对晚辈的殷切期望。

与山巨源绝交书 [1]

嵇 康 [2]

康白：足下昔称吾于颖川，吾尝谓之知言[3]，然经怪此意尚未熟悉于足下[4]，何从便得之也？前年从河东还[5]，显宗、阿都说足下议以吾自代[6]，事虽不行，知足下故不知之[7]。足下旁通，多可而少怪[8]，吾直性狭中[9]，多所不堪[10]，偶与足下相知耳。间闻足下迁[11]，惕然不喜[12]，恐足下羞庖人之独割，引尸祝以自助[13]，手荐鸾刀[14]，漫之羶腥[15]，故具为足下陈其可否。

吾昔读书，得并介之人[16]，或谓无之，今乃信其真有耳。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强，今空语同知有达人，而无所不堪，外不殊俗，而内不失正，与一世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耳[17]。老子、庄周、吾之师也，亲居贱职[18]；柳下惠、东方朔[19]，达人也，安乎卑位，吾岂敢短之哉！又仲尼兼爱，不羞执鞭[20]，子文无欲卿相，而三登令尹[21]，是乃君子思济物之意也[22]。所谓达则兼善而不渝[23]，穷则自得而无闷[24]。以此观之，故尧舜之君世，许由之岩栖，子房之佐汉，接舆之行歌，其揆一也[25]。仰瞻数君，可谓能遂其志者也。故君子百行，殊涂而同致，循性而动，各附所安。故有处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之论。且延陵高子臧之风，长卿慕相如之节[26]，志气所托，亦不可夺也。

吾每读尚子平、台孝威传[27]，慨然慕之，想其为人。加少孤露[28]，母兄见骄[29]，不涉经学，性复疏懒，筋弩肉缓[30]，

头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闷痒，不能沐也。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转乃起耳^[31]。又纵逸来久，情意傲散。简与礼相背，懒与慢相成，而为侪类见宽^[32]，不攻其过。又读庄老，重增其放，故使荣进之心日颓，任实之情转笃。此犹禽鹿，少见驯育，则服从教制；长而见羁，则狂顾顿缨^[33]，赴蹈汤火，虽饰以金镳^[34]，饗以以嘉肴，愈思长林，而志在丰草也。

阮嗣宗口不论人过^[35]，吾每师之，而未能及。至性过人，与物无伤，唯饮酒过差耳^[36]！至为礼法之士所绳^[37]，疾之如仇，幸赖大将军保持之耳^[38]。吾以不如嗣宗之贤，而有慢弛之阙；又不识人情，闇于机宜；无万石之慎^[39]，而有好尽之累^[40]。久与事接，疵衅日兴^[41]，虽欲无患，其可得乎？

又人伦有礼，朝廷有法，自惟至熟^[42]，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卧喜晚起，而当关呼之不置^[43]，一不堪也。抱琴行吟，弋钓草野^[44]，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动，二不堪也。危坐一时^[45]，痹不得摇^[46]，性复多虱，把搔无已，而当裹以章服^[47]，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便书，又不喜作书，而人间多事，堆案盈机^[48]，不相酬答，则犯教伤义，欲自勉强，则不能之，四不堪也。不喜吊丧，而人道以为为重，已为未见恕者所怨，至欲见中伤者，虽瞿然自责^[49]，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顺俗^[50]，则诡故不情^[51]，亦终不能获无咎无誉，如此，五不堪也。不喜俗人，而当与之共事，或宾客盈坐，鸣声聒耳，嚣尘臭处，千变百伎^[52]，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烦，而官事鞅掌^[53]，万事缠其心，世故繁其虑，七不堪也。又每非汤、武而薄周、孔^[54]，在人间不止此事，会显世教所不容^[55]，此甚不可一也。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此甚不可二也。以促中小心之性^[56]，统此九患，不有外难，当有内病，宁可久处人间邪？又闻道士遗言，饵术、黄精^[57]，令人久寿，意甚信之。游山

泽，观鱼鸟，心甚乐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废，安能舍其所乐，而从其所惧哉！

夫人之相知，贵识其天性，因而济之，禹不偪伯成子高^[58]，全其节也。仲尼不假盖于子夏^[59]，护其短也。近诸葛孔明不偪元直以入蜀^[60]，华子鱼不强幼安以卿相^[61]，此可谓能相终始，真相知也。足下见直木不可以为轮，由木不可以为桷^[62]，盖不欲以枉其天才，令得其所也。故四民有业^[63]，各以得志为乐，唯达者为能通之，此似足下度内耳，不可自见好章甫，强越人以文冕也^[64]；自以嗜臭腐，养鸳雏以死鼠也^[65]。吾顷学养生之术，方外荣华^[66]、去滋味、游心于寂寞，以无为为贵，纵无九患，尚不顾足下所好者；又有心闷疾，顷转增笃，私意自试，不能堪其所不乐，自卜己审，若道尽涂穷则已耳，足下无事冤之，令转于沟壑也。

吾新失母兄之欢，意常冤切，女年十三，男儿八岁，未及成人，况复多病，顾此怆怆^[67]，如何可言！今但愿守陋巷，教养子孙，时与亲旧叙离阔^[68]，陈说平生，浊酒一杯，弹琴一曲，志愿毕矣。足下若黜之^[69]，不过欲为官得人，以益时用耳。足下旧知吾潦倒粗疏，不切事情，自唯亦皆不如今日之贤能也。若以俗人皆喜荣华，独能离之以为快，此最近之，可得言耳。然使长才广度，无所不淹，而能不营^[70]，乃可贵耳。若吾多病，因欲离事而自全，以保余年，此真所乏耳，岂可见黄门而称贞哉^[71]！若趣欲共登王涂^[72]，期于相致^[73]，时为權益，一旦迫之，必发其狂疾，自非重怨^[74]，不至此也。

野人有快炙背美芹子者^[75]，欲献之至尊^[76]，虽有区区之意^[77]，亦已疏矣^[78]，愿足下勿似之。其意如此，既以解足下，并以为别。嵇康白。

注 释

〔1〕山巨源（205—283）：西晋山涛的字。河内怀县（今河南武陟西）人。好老庄学说，与嵇康、阮籍交游，为“竹林七贤”之一。与司马懿有亲戚关系，见懿与曹爽争权，隐身不问世事，及司马师执魏政才出仕。晋初，任吏部尚书、尚书右仆射等职。本与嵇康交游，既为官，乃欲引康出任尚书吏部郎，康遂致书绝交。原有集，已佚，今有辑本。

〔2〕嵇康（224—263）字叔夜。三国魏文学家、思想家、音乐家。谯郡铚（今安徽宿县西南）人。与魏宗室通婚，官中散大夫，也称嵇中散。崇尚老庄，讲求养生服药之道。为“竹林七贤”之一，与阮籍齐名。因声言“非汤武而薄周孔”，且不满当时掌握政权的司马氏集团，遭锺会构陷，为司马昭所杀。有《嵇中散集》。

〔3〕“足下”二句：您曾经在颍川面前说过我不适于做官的话，我认为这是了解我的知心话。颍川，指山涛的叔父嵇。山嵇曾任颍川太守，所以这样称他。

〔4〕经：常常。

〔5〕河东：郡名，治所在今山西省永济县。

〔6〕显宗：即公孙崇，字显宗。阿都：即吕安，字仲悌，与嵇康友善。

〔7〕故通“固”，本来的意思。

〔8〕“多可”句：多有许可，少有疑怪。

〔9〕狭中：心胸狭窄。

〔10〕“多所”句：许多事不能忍受。

〔11〕间：顷，近来。迁：升迁。

〔12〕惕然：忧虑恐惧的样子。

〔13〕“恐足下”二句：恐您以独作庖人为耻，所以推荐管祭祀的人来做帮手。庖人，厨师。尸祝，管祭祀的官。

〔14〕鸾刀：有铃的刀。

〔15〕漫：污。

〔16〕并介：并，谓兼利天下；介，谓孤介自守。

[17] “今空语”六句：现在大家知道，有通达的人对于世事是不能接受的，行动上与世俗没有不合拍的，但内心仍不失方正，不生悔恨，这只是空谈而已。悔吝，悔恨。

[18] “老子”三句：老子、庄周是我的老师，他们的地位都很低。老子，名李耳，字伯阳，为周柱下史。庄周，曾为漆园吏。他们的地位都不高。

[19] 柳下惠：即展禽，春秋时鲁人，他曾居柳下，谥号惠，故称柳下惠。他曾为士师，管狱讼之事。东方朔，字曼倩，西汉武帝时人，曾为金马门侍中。

[20] “又仲尼”二句：《庄子·天道篇》：“孔子曰：‘兼爱无私，此仁义之情也。’”《论语·述而》：“孔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

[21] “子文”二句：子文不想做官，结果三次做令尹。子文，春秋时楚人。他曾三次做令尹，又曾三次被免官。在做官时不喜形于色，在免官时不忧愁苦恼。

[22] 济物：有利于天下万物。

[23] 渝：改变。

[24] 闷：苦闷。

[25] “以此”六句：照这么看来，尧舜的为当世之君，许由的隐居，张良的辅佐汉高祖得天下，接舆的讽刺孔子，道理都是一样的。尧，唐尧。舜，虞舜。都是古时的贤君。君世，为当世之君。许由，尧时的隐士。据说尧曾想把天下让给他，他认为是耻辱，就逃到箕山隐居去了。岩栖，山居，即隐居。子房，汉代张良的字。他曾辅佐刘邦破秦灭楚，建立汉代。接舆，即陆通，楚国的隐士，他曾在途中遇见孔子，讥讽孔子不识时务，热心于政治。行歌，此指以歌谣的形式讥讽孔子。揆（kuí），准则，道理。

[26] “且延陵”二句：季札以子臧之风为高，司马长卿仰慕蔺相如的节操。延陵，今江苏武进县，吴季札所居之地。此处以地名代人名。子臧，春秋时曹国的公子，曹宣公死后，诸侯与国人准备立子臧为国君，子臧逃走了。吴国国君死后，吴人要立季札，季札以子臧事为例，坚持不受。

长卿，汉司马相如的字。他因仰慕战国时赵国的蔺相如的为人，自己也改名为相如。

[27] 尚子平 即向常，字子平（《后汉书·高士传》“向”作“尚”）。王莽时有人推荐他做官，他拒不接受，并入山隐居。台孝威：即台佟，字孝威，东汉初年的隐士，采药为业。

[28] 孤露：幼年丧父而没有庇护。

[29] “母兄”句：母兄骄纵我。

[30] “性复”二句：由于性情懒散，肌肉都松弛了。缓，松弛。

[31] 胞：尿胞，膀胱。

[32] 侪类：朋辈。

[33] 顿纆：抛弃绳子。顿，舍弃。

[34] 镳 (biāo) 马嚼环。

[35] 阮嗣宗：即阮籍，字嗣宗，嵇康的朋友，为“竹林七贤”之一。

[36] 过差：过度。

[37] 绳：按一定的标准衡量。

[38] “幸赖”句：幸亏靠大将军保住了。大将军，指司马昭。有人曾在司马昭面前说阮籍，任性放荡，败坏礼教，应该惩治，司马昭没有理睬。

[39] 万石之慎：万石的谨慎。万石，汉景帝时的石奋和他的四个儿子都是食禄两千石，景帝因称石奋为“万石君”。石奋父子为人处事小心谨慎得出奇。

[40] 好尽之累：爱好说话、爱发议论的拖累。好尽，尽情说话，不留余地。

[41] 衅：嫌隙。

[42] “自惟”句：自己考虑得极清楚。惟，思考。

[43] 当关：守门的人。

[44] 弋 (yì) 用绳系在箭上射。

[45] 危坐：端坐。

[46] 痺不得摇：麻木得不能动弹。

〔47〕 章服：礼服。

〔48〕 机：亦作“几”，桌几。

〔49〕 瞿然：惊惧的样子。

〔50〕 降心：抑制本心。

〔51〕 诡故不情：诡诈虚伪不出于真情。

〔52〕 百伎：多种手段。伎，伎俩。

〔53〕 鞅掌：公事忙碌。

〔54〕 非汤、武而薄周、孔：非议商汤、武王而又看不起周公、孔子。汤，商朝第一个国君。武，周武王。周，周公。孔，孔子。商汤、周武王都是以臣代君的人。这时司马昭也想用汤、武的事例为自己篡位找借口，而嵇康却要非议汤、武，对司马昭很不利，所以后来被司马昭杀害。周公、孔子都是封建礼法的代表人物，鄙薄周、孔也即反对礼法的束缚，这对于封建秩序的巩固，也很不利，所以嵇康为那些礼法之士所不容。

〔55〕 “会显”句：恰恰显然为当时名教（礼法）所不容。会，恰恰。

〔56〕 促中小心：心胸狭隘。

〔57〕 “饵术(zhú)”句：服用术和黄精。饵，服用。术、黄精，均为药名。

〔58〕 “禹不偪”句：伯成子高原是唐尧时的诸侯，后来尧让天下给舜，舜再授给禹，这时子高即辞去诸侯而归耕。禹问他为什么要这样，他说禹的政迹不好。禹没有逼他。偪，同“逼”。

〔59〕 “仲尼”句：孔子没有向子夏借伞。子夏，姓卜，名商，是孔子的学生。有一次，孔子将出门，天要下雨，没有雨伞。门人建议向子夏去借。孔子说，子夏家中生活困难，因而比较吝啬，不要去使他为难了，我们交朋友，要注意表扬他的长处，避开他的短处，这样交情才会长久。

〔60〕 “近诸葛”句：诸葛亮不强迫徐庶留在蜀。徐庶原与诸葛亮同在刘备手下办事，后徐庶的母亲被曹操捉去，徐庶就辞别刘备到曹操那里去了。元直，徐庶的字。

〔61〕 “华子鱼”句：华歆不强迫管宁做官。华子鱼，即华歆。幼安，管宁的字。华歆曾向魏文帝曹丕推荐管宁，管宁不愿意，华歆不再勉

强。

[62] 桷 (jué) 方形的椽子。

[63] 四民：指士、农、工、商。

[64] “不可”二句 章甫，殷商的礼帽。文冕，有文彩的礼帽。《庄子·逍遥游》说：宋人把礼帽贩运到越地去出售，越人不戴礼帽，不能勉强他们戴。

[65] “自以”二句：不要以为您自己喜欢吃腐臭的东西，就拿来给我吃。《庄子·秋水》说：惠施在梁为相，庄子去见他，他以为庄子来夺他的相位，庄子说，有一种叫鸱的鸟得到一只腐臭的老鼠，这时有一种叫鹓雏的鸟经过它的上空，他怕鸱来夺，就仰头大叫“嚇”，以示威吓。

[66] 外：屏除。

[67] 悵 (liàng) 悵：悲恨。

[68] 叙离阔：叙说离别之情。

[69] 黠 (niǎo) 纠缠。

[70] “无所”二句：无所不通，而能不去营求名利。

[71] 黄门：指宦官。

[72] 趣欲登王涂：赶快踏上仕途。趣，赶快。涂，同“途”。王涂，即仕途。

[73] “期于”句：期望同您相一致。

[74] 重怨：大怨恨。

[75] “野人”句：乡野之人有以太阳晒背为乐事、以芹菜为美味者。

[76] 至尊：皇帝的代称。

[77] 区区：至诚。

[78] 疏：粗疏，不切实际。

简 析

本文是嵇康写给山涛的绝交信。绝交的原因，从表面上看，是由于“山涛为选曹郎，举康自代。康答书拒绝”。（见《三国

志·魏志·王粲传》注引《魏氏春秋》）实质上要复杂而深刻得多，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书信的全文看得很清楚。关于这一点，侯外庐等先生编写的《中国思想通史》有过颇为精辟的分析，现抄录如下，以供参考。

这虽是一篇个人生活态度上与性格上的自觉的独白，却也是一篇代表了整个竹林七贤的生活态度与表示着一时风会所趋的意义重大的宣言。分析其内容，要点有八：一、性情疏懒，二、不守礼法，三、讨厌世俗的酬酢应对，四、讨厌俗人，五、不会办公事，六、非汤、武而薄周、孔，为显世教所不容，七、喜欢骂人，八、愿意放纵性情的自然，隐居养志。总而言之，他只是我行我素，不愿与司马氏以及司马氏手下的一班人物来往。这正是竹林七贤在生活态度上，从而也是政治立场上的，最明白具体的表白。

我们不妨这么看：嵇康的这封信，对山涛来说，是一封绝交书；对司马氏集团来说，是表明不能在政治上与之合作的宣言书。信中不仅充满了反传统礼教的情绪，而且特别提到“非汤武而薄周孔”，这是直冲着司马氏集团说的。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说：“非薄了汤武周孔，在现时代是不要紧的，但在当时却关系非小。汤武是以武定天下的；周公是辅成王的；孔子是祖述尧舜，而尧舜是禅让天下的。嵇康都说不好，那么，教司马懿篡位的时候，怎么办才是好呢？没有办法。在这一点上，嵇康于司马氏的办事上有了直接的影响，因此就非死不可了。”结果“司马懿因这篇文章，就将嵇康杀了”。因此，我们决不要把这封信仅仅看成是朋友间一封普通的绝交书，而要把它看成是表明作者的思想观点和政治立场的宣言书。只有这样，才能深刻理解信的内容实质，正确评价信

的思想价值。

本文在写作上最明显的特点，是恣肆汪洋，有纵横家的气魄。作者在反复申述自己的心志时，时而论古，时而道今；时而直抒胸臆，慷慨陈词，时而联类比附，曲折示意。在语言形式上以散体为主，辅以对偶和排句，读起来不仅有一种错落美，而且能给人一种气势磅礴的感觉。刘勰在《文心雕龙》的《书记》篇中，谈到嵇康的这篇文章时说：“嵇康绝交，实志高而文伟矣。”这一评价非常中肯。

山中与裴秀才迪书^[1]

王 维^[2]

近腊月下，景气和畅，故山殊可过^[3]。足下方温经^[4]，猥不敢相烦^[5]。辄便往山中，憩感配寺，与山僧饭讫而去。北涉玄灞^[6]，清月映郭。夜登华子冈^[7]，辋水沦涟，与月上下^[8]；寒山远火，明灭林外。深巷寒犬，吠声如豹；村墟夜春，复与疏钟相间。此时独坐，僮仆静默，多思曩昔，携手赋诗，步仄迳^[9]，临清流也。

当待春中，草木蔓发，春山可望，轻儻出水^[10]，白鸥矫翼^[11]；露湿青皋^[12]，麦陇朝雉^[13]。斯之不远，倘能从我游乎？非子天机清妙者，岂能以此不急之务相邀；然是中有深趣矣。无忽^[14]！因驮黄蘗人往^[15]，不一^[16]。山中人王维白。

注 释

[1] 裴迪：关中人，曾任蜀州刺史，是王维的好友，有一度共同在终南山隐居。

[2] 王维（701—761）字摩诘，太原祁（今山西省祁县）人，官至尚书右丞，故世称王右丞。他是唐代杰出的诗人，是当时山水诗派的代表作家之一，也是历史上优秀的山水画大家，同时还精通书法和音乐。著有《王右丞集》。

[3] “故山”句：辋川山庄很值得游赏。故山，指王维晚年隐居的别业辋川山庄。辋川，地名，在陕西省蓝田县辋谷川口，环境幽美，景色宜人。初唐诗人宋之问在此有“蓝田别墅”，王维得到后，建为辋川别业。

过,探访。

[4] 温经:温习经书。

[5] 狠:自谦之词,犹“鄙”。

[6] 玄灊:幽深的灊水。玄,幽深。^①,水名,源出蓝田县东,西南流纳蓝水,又折向西北过灊桥流入渭河。

[7] 华子冈:辋川庄胜景之一。

[8] “辋水”二句:辋水泛起涟漪,承接皎洁的月色,天上水上,荡漾着一片清光。沦涟,起微波。

[9] 仄迳:狭窄的小路。

[10] 儻 (tiáo):鱼名,亦称白鲮。

[11] 矫翼:举起翅膀。

[12] 青皋:青色的沼泽。

[13] 雉 (gòu):野鸡的叫声。

[14] 无忽:不要忽略。

[15] “因驮 (tuō)”句:乘着前去送药人之便(给你捎这封信)。驮,载运。黄蘗 (niè),植物名,果实可供药用。

[16] 不一:不再一一地写了。

简 析

这是作者王维写给好友裴迪的一封信。信的内容并不复杂,主要是思念裴迪,邀约他来年春天同游辋川山庄。可是由于作者无论在抒情方面还是在写景方面,都有独到之处,因此,这封篇幅短小的书信也就成了一篇优美的散文名篇。

先说抒情。作者由冬天的辋川山庄“殊可过”,思念起好友裴迪,可是裴迪又正在“温经”,不便打扰,只得独自去游览,这里面不无遗憾之情。在游览过程中,独对山庄冬夜迷人的景色,越发勾引起对裴迪的思念之情,于是情不自禁地修书邀约裴迪明年春天同游,并且嘱咐“无忽”,这种思友之情是多么自然